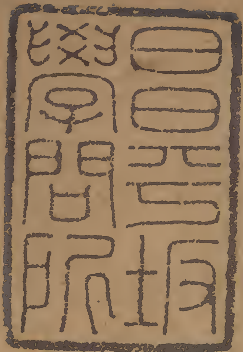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十之十一



樂

庫	文	閣	漢
五九函	三	一	書
一	九	冊	類
樂	冊	號	

庫	文	閣	內	漢
三	一	三	〇	書
七	二	〇	六	
函	〇	九	九	類
三	冊	號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 6 )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十

淺草文庫

天長三年

御史編

六經類 樂五

樂律考

管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之時多風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之瑟采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鍾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



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言其德如雲出能卷聚也帝顓頊生自若

水處于空桑乃登為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

熙妻妻鏘鏘常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

雲亦曰六莖言根莖備少昊樂曰大淵言深帝嚳樂曰六英

言英華茂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

鬱闕節骨瑟縮而不達作為大成以宣導之命之曰

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六府修

三事和因九功之叙而作歌播之為九成以明德象

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既在位諧於其職其

述職之詞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間之笙鏞而

鳥獸踰舞蓋蕭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禹勤

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湯率諸侯伐桀若

時雨降適時大旱虔精致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

者澤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

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為肆夏樊遏渠呂叔王曰肆夏

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為始而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樂類



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  
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也夾振而四代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總于山立久次於綏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  
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  
盡善傷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讓之爲懿也  
其後周公相成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  
是播樂以安禮本禮以節樂而睦頌聲興於是以六  
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  
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爲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  
呂夾鍾爲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  
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  
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而樂成周官大司樂  
本虞胄子之教燮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  
祗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大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祗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  
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



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天師旅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軍聲，而占其吉凶。故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較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春秋時陳公

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通知其意。景王時將鑄無射，王為之大林州，伶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制。韋昭曰：以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殪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



論樂以此  
為近益去  
也其後紛  
紛矣

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齟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鍾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樞，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樞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鍾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



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際之細也。韋昭曰：四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苗未實曰：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應禮復常律呂不易，無奸物也。細鈞有鍾無罇，昭其大也。大鈞有罇無鍾，甚大無罇，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回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單穆公之言樂曰：夫

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其何能樂？其後王澤竭而王官失業，秦并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



勸行督責  
大過固不  
謹坎

后世多祖  
趙高之說

以為娛丞相李斯曰放弃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  
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  
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  
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愍懃非此則和說不通鮮澤不  
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為樂耳何必華山之騷耳  
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亡國漢興樂家有  
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  
門奏永至以為行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

歌獨上歌不以箎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猶古清  
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既饗也皇  
帝就廟東廂座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  
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大始舞文  
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已治定也又作  
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王出武德舞禮容王出  
文始五行舞舞無樂近至尊不敢以樂也出用樂明  
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  
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  
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樂變為歌

真悔過是樂

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十二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為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已復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蓋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

歌兒曹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而使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於是高帝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五行舞本周舞其四時舞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德舞為昭德尊為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常以昏時夜祠至矣乃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

樂變為詩賦



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  
 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  
 詩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懸樂克宮廷芬  
 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斤樹羽葆之盛其金支秀華樂飾庶旄翠  
 旌粟爾雅七始華始樂名蕭倡和聲神來宴娛許其反庶幾是聽  
 其粥粥敬懼貌音送細絲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  
 思聊聊經緯冥冥其我定歷數人告其心勅身齋戒  
 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  
 臻其四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暢矣皇  
 帝孝德竟全大功撫按四極其海內有奸紛亂東北

詔撫成師武臣承德作樂交逆劉敞曰逆迎也言師和樂遠邇皆迎  
 簫勺簫舜樂勺周樂羣慝肅為濟哉益定燕國其大海蕩蕩  
 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  
 有所其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秋飛  
 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其豐草萋女羅施善何如誰  
 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其靄震震電耀  
 耀明德鄉治本約要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  
 德施大世曼壽其都荔遂芳宥宥桂華師古曰都良薛荔俱有芬  
 荔桂華之形宥宥然皆神宮所有宥一交反宥一瓜反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  
 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廣遠孝道隨世



我署文章署分部也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場久

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查查冥冥克綽永

福綽延長也禮崇積郎郎克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

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象譯兼臨是愛終無兵

革其十嘉薦芳矣告靈饗矣靈告既饗德音孔臧惟

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其十皇皇馮

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

則五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六孔

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温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七承帝明德師象山則

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八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

樂受福無疆九其郊祀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

望炳人說反骨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

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

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悲鬚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

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靈安

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媿音互並綽奇麗顏如

茶兆遂靡師古曰兆民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

玉如淳曰阿細錫細布也俠嘉夜蒞蘭芳澹安容



與奇獻嘉觴此天神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

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匱儼

武后土富媪稱母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

歌青陽開動根芟以遂膏潤并愛歧行畢逮霆聲發

榮巖處頃傾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

及天胎羣生嗟嗟湛湛惟春之祺祀青朱明盛長粵敷

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劉放曰桐幼稚也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進嘗廣大建祀肅

雍不忘神若侑之傳世無疆祀赤西顛沉湖浪碭蕩

秋氣殺肅含秀垂穎續舊不發奸偽不萌祆孽伏息

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

正心翊翊祀白玄冥陵陰蟄虫蓋藏草木零落抵

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祀黑惟泰元

尊媪神蕃釐禧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

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

不胥許乙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

荒鍾鼓笙竽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祀黃其

後上得神馬渥洼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太



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雁次赤蛟  
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寶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  
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類次成什而  
上勒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鏡歌為軍樂諸  
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譌闕故弗著方歌  
天馬時侍中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  
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  
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  
古學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  
樂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

雅聲雅聲以存肄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神爵  
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  
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  
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  
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  
自度曲分刊節度窮極要眇嘗置鞀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墮擿丸以銅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  
知音者莫能為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頓丘京房好  
鍾律知音聲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為上生下皆三  
生二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



鍾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  
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  
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房以爲  
竹聲不可以刊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如瑟長丈而  
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  
候部用之截管爲律用臨以考聲列以驗氣會房刺  
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禹弟子宋  
畢于軛反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

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典雅樂以勸  
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  
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  
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  
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未成今畢等  
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  
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  
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



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哀帝爲定陶王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倍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旣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陽朱明西顛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克言。典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修建三雍。肅穆典



以雅頌列  
之於樂名  
何外也

祀功德至盛宜饗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為  
大武之舞為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為登歌  
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  
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  
短簫饒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  
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管太  
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裕食高  
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  
德不廟即世祖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

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  
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人  
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  
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  
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氣與聲猶存故  
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  
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循四角規而圓之其徑當四寸有奇  
旁不滿之處九釐五毫尺四寸有奇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五寸圍其外每旁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有二十寸容  
十斗一寸容一百六十二尺容一斗積十邕銅龠銘曰

八編百集

樂類

七



八編類纂 卷之十 五  
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  
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而  
後世言黃鍾圍徑之數多祖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  
諸樂器燔燬播蕩無復存者杜夔以精識爲魏雅樂  
郎工鑄鑄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  
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錯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謬  
爽乃知夔爲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  
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譏其聲已高高比哀思  
不合於中和非興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  
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

腐勗以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音始服咸之精而莫  
能厝意焉自是樂益殘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  
術通明者陳所見究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鍾律  
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  
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禋雅取  
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爾胤  
取諸詩王公出入奏寅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食舉  
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牲雅大祭祀降神及  
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  
命之而樂章有粲其文辭並沈約撰其後帝旣篤信佛法

類碎



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  
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爲之用荒於理  
梁遂以亡陳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而後  
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耽習之遣宮女習北方簫鼓  
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中造黃鸝留  
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宛窈極於哀思歌  
詞綺艷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出行遊  
於馬上奏之樂徒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垂心古  
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被管絃宣之太常籬高  
允又奏樂府歌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

以戲曲爲樂

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  
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能定帝恚曰我受天  
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爲命侍御史  
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速成武  
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乃得解  
於是沛公鄭譯得龜茲人白薛祇婆法老尋樂府鍾  
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以爲律  
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  
相交合而樂和邳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立分以定  
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卿弘領其事又於音律不解而



何受舊學爲儒者所衆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候樂擇成善者而後從受恐樂成卽善惡易見請大可西合樂廷試之且逢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鐘之調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賜受等及諸修樂官有差而譯等議絀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議者以爲乃中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治化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之於是竒章公牛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

法每宮一調迎氣奏五調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帝猶先入受言絀旋宮之議而終陸氏隋之世樂惟奏黃鍾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爲蕤賓一宮者於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或初入月氣以應或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吹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哉弘



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嘗方食與人  
 論聲樂因前取食器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  
 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上問  
 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  
 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  
 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  
 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聲時  
 周禮旋宮之義久亡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  
 常創其事初皆怪哂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而皆依於雅正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眾然其

樂官須明  
 理寶常其  
 二也

聲雅淡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眾共排擠之樂竟不  
 行而退省其私未嘗不歎息以為有神解也其後新  
 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泣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  
 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人皆不謂然已乃卒驗煬帝  
 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子當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  
 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  
 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令言歔歔流涕曰必無從行  
 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君也竟煬帝弒而隋亡寶常後貧  
 因餓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用此  
 何為見者於火中僅探得數卷云初樂成既施用弘  
 等恐眾論庇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淆請盡銷毀前代



金石以息異議而古器間存者益復湮豈不痛哉煬  
帝矜奢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  
樂工子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絃管哀  
淫蓋樂壞極矣唐太宗即位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  
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  
一律而生五音協律即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為十二  
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鐘一宮擊止七鍾五鍾  
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布  
管飛灰順月皆驗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  
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詵車依

淮南本數因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  
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  
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為  
宮之法復著於是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  
音多吳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  
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為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曰  
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園丘以黃鍾為宮  
祀方澤以林鍾為宮祭宗廟以太簇為宮郊迎五氣  
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為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



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  
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  
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  
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  
嘏奏壽和而郊朝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  
義久亡傳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  
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協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  
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當樂成時天子躬  
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  
隆替豈由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

正論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  
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  
樂乎上曰樂聲所感因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  
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爲公奏之  
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時文收  
請得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  
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  
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先是太  
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七德舞始上  
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

文中子告  
佛等以禮  
樂不省故  
其言豈草  
乃爾

八編百集

卷之十

樂類

七



宛上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  
樂後沿用爲文舞名九功舞上追念七德舞爲功烈  
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蹈厲與  
文德殊科然功業由之不可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  
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上矍然曰朕雖以武功  
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  
公徵念欲上偃武修文見舞七德輒頰不視舞九功  
輒審諦觀之中宗昏德湛胡樂爲淫酣弘文學士武  
平一爲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  
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

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樂有  
胡部被之聲律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美  
之比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  
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  
王公名質艷劇歌舞號曰合生趨數驚僻殆亡國之  
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  
流僻以崇肅雍其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  
比大饗而以倡優媠狎虧汗其間隳邦國之典臣竊  
惑之不納玄宗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  
流溢變爲池及即位以爲祥作龍池樂已又作壽聖



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於是分樂為二部  
堂下立奏為立部伎堂上坐奏為坐部伎太常閱坐  
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  
樂至於此其後上寢有感志於仙河西節度使楊敬  
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士司馬承禎承詔  
製玄真人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初隋有法  
曲蓋絃鼗遺製出胡中傳以為自秦漢而來曰秦漢  
子上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教之梨園號皇帝  
梨園子弟聲曲誤上親覺而正之又及宮女數百人  
以戎為樂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其音惟太簇一均

以僧道為樂

聲唯殺特異又上好之以為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  
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甘  
等州為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  
竟反涼甘伊州皆陷於吐蕃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  
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衛道弼曹紹夔之倫周  
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庭上臨觀有懸而  
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為樂陵遲至於此也以  
問樞密使王朴朴乃為上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  
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  
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



得黃鍾之聲、以爲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黃鍾之宮、黃鍾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爲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法廢、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鍾、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樂器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集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

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肅承訓、校石磬定之、今在懸者是已、狀雖鐘磬、實無相應之和、梁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鑄鍾、不考聲律、循環擊之而已、黃鍾一宮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泯滅盡矣、於是上命中書舍人賈儼、與朴詳定、乃依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爲十二管、吹用不便、做古法、作律準十三絃、依柱以定聲、

其法宮聲長九尺、張絃爲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八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大簇、第十絃五尺、三十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始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



分設柱為大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  
 第四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二絃五尺  
 第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  
 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聲  
 中旋用七聲為均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  
 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為均均有七調聲  
 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由焉具奏言  
 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違今  
 不敢遵用其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望  
 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順法故較次其得失  
 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  
 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為朴

所定雅樂聲已高比哀思於中和不合詔判太常和  
 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為律呂而三分  
 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真音但以尺寸長短非書  
 可傳故累秬黍為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  
 銅望臬古法所示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  
 也今朴所定尺比示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中  
 於此况影表上測示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上乃  
 令依古法造尺及黃鐘之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  
 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適相  
 符下尚書省集議眾莫能難由是更造十二律管而



雅音以和蓋又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  
請改文德舞爲玄德升聞之舞武功舞爲天下大定  
之舞而命樂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  
大饗天曰高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  
登歌曰嘉安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  
帝食舉曰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  
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  
入曰豐安祭享酌獻祝嘏曰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  
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宗廟僖祖宮奏大善之舞  
順祖宮奏大寧之舞翼祖  
宮奏大順之舞宣  
祖室奏太慶之舞咸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闇於審

音即祭饗止奏黃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翰  
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器諸名數爲編曰樂  
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  
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  
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  
鐘磬塤箎琴瑟笙簫各爲偶合奏吹箏琴筑參合奏  
乃後以擊鐃鐘倡六變九變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  
武之舞畢精習上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大  
中祥符中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  
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階安靈文諸曲



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  
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  
校理李照及肅等典其事校理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  
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修不合古法而  
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罇鐘無大小輕重  
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  
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鐘一虞樂當可和詔於  
錫慶院鑄之昭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  
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葶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

猶高更用太常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樂四律  
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爲量率六百  
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  
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罇鐘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已又言太常鐘磬  
十六枚爲虞而四清聲承沿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  
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  
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  
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天子親製  
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



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直講胡瑗潁東推官阮逸進士房庶皆驛召預議議者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交相讐而實可得也今驗黃鍾律管每長

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



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鐘磬本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班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逸等以上黨秬黍大者

累尺小者實龠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製尺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尺之法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今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賢聖制作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首足肉好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校宜斛尺可定有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



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於是知諫院李兌言樂之爲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未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樂。亦已直紀其鏗鏘。而莫詳其義。况今又千餘年。而欲遠求三代之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樂數年。繁費甚廣。務爲異說。欲以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但取其諧和近雅者用之。庶其可乎。於是上御紫宸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乃可協。照按試。曾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蘇鍾粵萬斯年。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鍾夷。則清聲合。而形則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聲。弁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角而震掉。著作卽劉義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朝。前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上大驚。於禁中徒跣露。



八經類纂 卷之十一 樂類  
禱因遂感暴疾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失言臣聞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人言志詠以爲歌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協焉是曰和聲所謂依人聲而制樂器以寫之樂本

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以詠依聲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不和聲非古也管虞樂成九以簫爲主商樂和平惟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音則知鐘簫磬者衆樂之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樂奏一聲而諸器各以其



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埙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鍾  
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應。聲煩而衆音爲之掩抑。是  
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  
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  
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爲  
大樂所典。乃法度舊器。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校失  
得。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  
一夕傑上言。朴鍾已弊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  
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  
士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以子穀

和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則知前世累黍爲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  
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  
爲一分。當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黍中得九十分  
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可定也。衆莫之  
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之。以爲衆論所不及。欲求一  
稗二米和氣所生。黍以定律。而凡議以爲律。至於人  
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器調  
聲。猶以古冠服被。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



古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器必不合矣。諸皆主聲然所定樂大都即李照之舊，加四清聲而奏之，猶之舊樂云。詔罷局，加賜鎮等有差。鎮辭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先請老。既得謝，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之，於是天子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鎮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爲鐘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定云。始鎮於司馬溫國公光太節如一人，至論樂各

往復，諍不相協。及鎮鑄周黼，漢斛成，欲招光至，頴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曾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詎無證之廷。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彼周黼出於考工，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辨知。如漢斛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爲，就令尚存，非必可法者哉。蓋嘗之也。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張樂以爲名，而天子有感，意於仙蜀，剩負卒魏漢津，嘗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斑，因託言遊蜀，得師事唐僊人李良，授鬲樂。



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為寸以度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鍾驗竅制。乃宋成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御大慶殿受朝賀。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未幾金入汴。凡大樂軒架并景鍾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願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

二篇之言  
原本理解

和則躁心。釋優游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刻。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寡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程正公願以為律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管以候氣。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張明公載以為聲音之道。通於物感。蠶吐絲而商絃絕。金氣盛而木氣衰。此自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



爲不可知不知有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  
皆窮本達變而深得其要機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  
樂律有冥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  
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鍾  
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鍾之律以三歷十二辰  
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第  
二以黃鍾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  
之實四次變律五次生律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  
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  
衡次焉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

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侖尺欵識用以明造律和  
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  
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  
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  
而見及截竹爲管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  
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  
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  
歷十二辰而十一律由是生焉明興高皇帝寅恭  
郊社宗廟之祀御製圜丘方澤分祀樂章後定合



祀更撰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也 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樂而學士

為濂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園丘方澤

曰八奏神祇壇太歲曰七奏朝日夕月太社曰六奏禘帝社稷

宗廟時祭禘 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

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

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

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

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 朝會燕享兼用

俗樂奉鸞司掌之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園丘迎神奏

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撤饌奏雍和送

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神奏中和初獻奏壽

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饌奏雍和還宮奏安

和皆初獻舞武功亞終獻舞文德大宴享奏堂下之

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平定天下之

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眷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

樂章曰泰階平五奏振星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

揚八奏芳醴皆百戲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

應焉食舉奏侑食樂一曰上萬壽奏平定天下之舞

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奏車書

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

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

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太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

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

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

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皆有樂曰升 先是 上厭前

代樂章用諛詞為容悅也令更撰以進謂侍臣曰禮



八經考卷之十一  
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  
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飭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悖襲已甚殊非所以導中  
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  
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噓淫褻之樂悉屏蓋天大一  
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  
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上陳樂器於廷 召學  
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拊磬余升辨五音對忤 旨  
怒欲法之起居注鼎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  
音顧不辨宮徵何也鼎頓首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

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也 上曰即如  
任豎儒治樂樂何由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  
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爲霽威王  
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李  
文利之說爲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  
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  
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  
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  
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



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鍾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

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略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清則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况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



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韓司馬邦奇博極羣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癸

背癩劇不知也。苦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交之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鍾一均於朝廷宮闈宴享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



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寄也。理而無器。如聲何。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而和製琴瑟簫笙塤箎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皆成。韓撫膺高蹈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庭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

朝議未遑。崔文敏銑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詒乎。殘編遺器。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器。不發於音。烏取乎辨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非人諳俗樂。初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孝皇崩。



八編類纂卷之十一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釐纖忽卽其聲必非本  
 律名爲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爲太簇而實非太簇  
 將何以感召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  
 十二律次序歌○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縱  
 橫成調成圖皆以此序爲正。

八編類纂卷之十一

實用編

六經類

樂

測律第一

十二律分寸設第令差毛釐纖忽卽其聲必非本  
 律名爲大呂而實非大呂名爲太簇而實非太簇  
 將何以感召太和遷律令人致正坐此爾

十二律次序歌○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縱

橫成調成圖皆以此序爲正。



# 律呂分寸圖



此律呂分寸  
 化圖與造  
 不照合其  
 圖象皆散  
 見原理解  
 化玩易精  
 篇隨在發  
 揮彼此互  
 見此特其  
 一篇耳

糸類集

卷一

十

十二律分寸歌 ○黃鐘九寸大八七太簇七九夾六

九姑洗五七仲四七。大餘三九小三九。上六律大餘三十九寸小

餘三寸九分 ○蕤賓三九林四二夷則五寸南六數無射

七二應八二。大餘三三小十五。數上聲○下六律大

分寸五



據此書將  
從前律樂  
盡翻然實  
有妙悟予  
嘗中夜思  
之而有得

定律法河圖五十居中洛書五居中居中者虛而不  
用則五十乃天地之體數除五十中數之外河圖一  
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七居西四居東南二居  
西南八居東北二居西北而其位亦凡八則八乃天  
地之用數故律呂損益皆當以八分爲率然易云參  
天兩地而倚數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是此參  
伍參兩但當陰以八錯綜於其間而不當明以八呈  
象於其外况既云參伍則當分其八爲三五而合三  
五以成八既云錯綜則當分其八爲四二四箇而合  
四二以成八既云錯綜則黃鍾大呂蕤賓林鍾尊而

爲居前者即屬陽而用全但當以兩律而合爲八其  
法當先用三次用伍而參其伍以參天故黃鍾蕤賓  
以三分損益爲法大呂林鍾以五分損益爲法此之  
謂參伍太夾姑仲夷南無應卑而居後者即屬陰而  
用半須當以四律而合爲八其法當先用二次用二  
次用二次用二而四其二以兩地故太夾姑仲以各  
損二分爲法夷南無應以各益二分爲法此之謂參  
兩黃太上六律前律也蕤林下六律前律也屬陽此  
四律但兩律即成八可見陽全但用一分太夾姑  
仲上六律後律也夷南無應下六律後律也屬陰此  
八律必四律方成八可見陰半須兼用二分此亦參  
天兩地  
之義



今定律於筭枰右第一位置三筭第二位置五筭

合三五是為八第三位置二筭第四位置二筭第五位置

二筭第六位置二筭合四箇二是為八○於枰左置黃鍾

九寸為實以第一位三筭為法於九寸內減三分

得八寸七分為大呂○置大呂八寸七分為實以

第二位五筭加於第一位三筭成八即以八為法

於八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七寸九分為太簇○置

太簇七寸九分為實以第三位二筭加於第一位

八筭成十十為即以十為法於七寸九分內減一

寸得六寸九分為夾鍾○置夾鍾六寸九分為實

以第四位二筭置於第二位併第一位十筭成十

二十二為一分即以十二為法於六寸九分內減一

寸二分得五寸七分為姑洗律呂惟十二故其損

益以一寸二分為極今自三分減至一寸二分則

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姑洗至蕤賓復自十二

返而至十以十為法復自十返而至八以八為法

○置姑洗五寸七分為實以第五位二筭為準用

減第二位二筭餘十十為即以十為法於五寸七

分內減一寸得四寸七分為仲呂○置仲呂四寸

七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筭為準用減第一位二筭

七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筭為準用減第一位二筭

七分為實以第六位二筭為準用減第一位二筭



餘八卽以八爲法於四寸七分內減八分得三寸  
九分爲蕤賓此上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上  
六律加減畢後復於筭枰右第一位置三筭第二  
位置五筭第三位置二筭第四位置二筭第五位  
置二筭第六位置二筭如初○於枰左置蕤賓三  
寸九分爲實以第一位三筭爲法於三寸九分外  
加三分得四寸二分爲林鍾○置林鍾四寸二分  
爲實以第二位五筭加於第一位三筭成八卽以  
八爲法於四寸二分外加八分得五寸爲夷則○  
置夷則五寸爲實以第三位二筭加於第一位八

筭成十卽以十爲法於五寸外加一寸得六寸爲  
南呂○置南呂六寸爲實以第四位二筭加於第  
二位并第一位十筭成十二卽以十二爲法於六  
寸外加一寸二分得七寸二分爲無射律呂惟十  
二故其損益以一寸二分爲極今自三分加至一  
寸二分則其勢已窮窮則必返矣故無射至黃鍾  
復自十二返而至十以十爲法復自十返而至八  
以八爲法○置無射七寸二分爲實以第五位二  
筭爲準用減第二位二筭餘十卽以十爲法於七  
寸二分外加一寸得八寸二分爲應鍾○置應鍾



八寸二分爲實以第六位二筭爲準用減第一位  
二筭餘八卽以八爲法於八寸二分外加八分得  
九寸爲黃鍾此下六律參兩參伍錯綜之法

老陽之策三十六倍之爲七十二七十二乃乾坤橐  
籥兩其七十二卽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  
卽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今十二律大餘黃九寸大八  
寸太七寸夾六寸姑五寸仲四寸蕤三寸林四寸夷  
五寸南六寸無七寸應八寸正得七十二寸此見大  
餘脗合造化老陽爲乾乾爲天律呂乃大道故脗合老陽之策○河圖南方  
爲二七洛書南方爲九合之得一百八十一百八十

乃乾坤大橐籥進老陽三十六則爲乾之策二百一  
十六退老陽三十六則爲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今小  
餘合二分七分九分正得一寸八分此見小餘脗合  
造化○先天乾居正南南爲天位樂記謂樂由天作  
則十二律當以南方立極河圖二七在南則十二律  
小餘皆當從二從七洛書九在南則十二律小餘皆  
當從九今林鍾果四寸二分無射果七寸二分應鍾  
果八寸二分與河圖正南之二脗合大呂果八寸七  
分姑洗果五寸七分仲呂果四寸七分與河圖正南  
之七脗合太簇果七寸九分夾鍾果六寸九分蕤賓





果三寸九分與洛書正南之九脗合其二分者三律七分者三律九分者三律而自二七九之外更無小餘餘一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八分者以律呂象天其數從九而九分爲九二分七分亦合而爲九故也此見小餘脗合造化○班固律曆志曰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韋昭曰天數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以五爲中地數二四在上八十在下以六爲中則五六乃天地之中數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九乃天之體數五六九此三數最尊不當有小餘故夷則五寸得天之中數者南呂六寸得地之中數者黃鍾九寸

得天之體數者皆無小餘也十二律自黃鍾順數黃

鍾既居九則大呂居十太簇居十一夾鍾居十二姑

洗居一律呂但止於十仲呂居二蕤賓居三林鍾居

四夷則居五南呂居六無射居七應鍾居八可知姑

洗亦五寸同夷則夾鍾亦六寸同南呂而皆有小餘

者以姑洗居一而未嘗居五夾鍾居十二而未嘗居

六故尚有小餘也然姑洗居一爲十二律之始夾鍾

居十二爲十二律之終是以姑洗雖有小餘而尚得

天之中數以爲五寸夾鍾雖有小餘而尚得地之中

數以爲六寸與他律不同也此見大餘脗合造化○



乾數九坤數六五十四者六九之數也

不九上六下而反六上九

下者此亦泰卦坤反居上乾居下之義

兩其五十四即一百單八兩其

一百單八即乾之策二百一十二其一萬單八

即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元會運世之總數今小餘合

林鍾二分無射二分應鍾二分大呂七分姑洗七分

仲呂七分太簇九分夾鍾九分蕤賓九分正得五寸

四分此見小餘脗合造化○陽每爻之數三陰每爻

之數六乾陽爻三得數九坤陰爻三得數十八震陽

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坎陽爻一得數三陰

爻二得數十二艮陽爻一得數三陰爻二得數十二

巽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離陰爻一得數六

陽爻二得數六兌陰爻一得數六陽爻二得數六合

之得一百單八故兩其一百單八即為乾策此見小

餘脗合造化

定律說黃鍾九寸漢以來已然矣弘治中莆田有李

文利者謂黃鍾為三寸九分其說頗高偉所論著律

呂元聲可見後金谿黃積慶作樂律管見即墨王邦

直作律呂正聲此兩書與元聲即小異至其謂黃鍾

三寸九分大抵皆文利說也文利謂黃鍾三寸九分

升六分而大呂為四寸五升九分而太簇為五寸四



此論律異  
同之始也

升九分而夾鍾爲六寸三升九分而姑洗爲七寸二  
升九分而仲呂爲八寸一升九分而蕤賓爲九寸降  
六分而林鍾爲八寸四降九分而夷則爲七寸五降  
九分而南呂爲六寸六降九分而無射爲五寸七降  
九分而應鍾爲四寸八大率諸律皆以九分升降獨  
大呂當丑月陽尚微而不能遽升故其升以六分林  
鍾當未小陽尚盛而不至于遽降故其降以六分此  
其說誠簡易可聽黃積慶十二律分寸率本文利王  
邦直亦本文利而九六升降與文利又復小異謂黃  
鍾三寸九分升九分而大呂爲四寸八升九分而太

簇爲五寸七升九分而夾鍾爲六寸六升九分而姑  
洗爲七寸五升九分而仲呂爲八寸四升八分而蕤  
賓爲九寸降九分而林鍾爲八寸一降九分而夷則  
爲七寸二降九分而南呂爲六寸三降九分而無射  
爲五寸四降九分而應鍾爲四寸五降六分而黃鍾  
爲三寸九此兩說即互有得失然皆獨創天下聞其  
言而悅之於是信古者旣斷然以黃鍾九寸爲是而  
以三寸九分爲非好奇者又斷然以黃鍾三寸九分  
爲是而以九寸爲非始余以兩說相提而論文利謂  
陽氣自冬至後已漸升而遷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



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已漸降而遷律乃反  
 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未嘗弗是且造化  
 升降必皆以漸固未有驟然而升降者必如史遷之  
 律是黃鍾之大呂不過降六分有奇而大呂至太簇  
 不過降三分有奇太簇至夾鍾不過降五分有奇夾  
 鍾至姑洗降三分有奇姑洗至仲呂降五分有奇仲  
 呂至蕤賓降三分有奇蕤賓至林鍾降二分有奇林  
 鍾至夷則降四分有奇夷則至南呂降二分有奇南  
 呂至無射降四分有奇無射至應鍾降二分有奇而  
 應鍾至黃鍾忽驟升四寸二分四釐天地盈虛消息

或恐不應遽爾懸絕至此其說誠未嘗弗是余因其  
 說推之一六最少而河圖一六居北一尤最少而洛  
 書一實居北坤數六六最少而先天坤實居北坎數  
 一一尤最少而後天坎實居北則黃鍾居北方子位  
 者其律數當亦少似果當以黃鍾為三寸九洛書九  
 居南而河圖合二七以為九亦居南先天乾居南而  
 易曰乾元用九後天離居南而離為九則蕤賓居南  
 方午位者其律數當亦為九似果當以蕤賓為九寸  
 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律呂本於洛書以東南為根宗  
 以黃鍾為主本而洛書東為三南為九合之為三九



亦近取

則黃鍾似果當爲三寸九。尚書曰身爲度。康節曰指節可以觀天。夫中指端爲蕤賓而中指獨長則蕤賓似果當爲九寸。名指端爲林鍾而名指微長於食指則林鍾似果當爲八寸四。食指端爲仲呂而食指微短於名指則仲呂似果當爲八寸一。小指卑猶應鍾而小指乃更短於食指則應鍾似果當爲四寸八。大指尊猶黃鍾而大指乃更短於小指則黃鍾似果當爲三寸九。文利之說誠未嘗不是。顧余獨疑自千載以來世皆謂黃鍾爲君矣。寧有黃鍾旣爲君其律本三寸九而千載誤以爲九寸。卒莫能釐正。是三寸九

本爲君而千載反抑之以爲臣。九寸本爲臣而千載反昂之以爲君者。冠履倒置已極。而天地豈猶不墜。如是則黃鍾恐必非李說。李說卽未嘗不是。而李特論其細。吾說卽未嘗不迂。而吾則論其大。且余嘗擊鼓審聲矣。其傍鼓則聲洪。及去鼓寢高則聲漸細。又聽遂聲其傍孔則聲洪。及去孔寢高則聲漸細。由是則黃鍾爲九寸而蕤賓爲三寸九分何疑。且凡天地之間五行萬物如水火如土木其孰不本粗而末銳。卽治人謂產鐵亦然。夫如是而黃鍾斷然九寸無疑矣。黃鍾旣定其它十一律獨蕤賓尊居南方當天地



之正中與黃鍾為偶為十律所取則蕤賓三寸九分  
 定則十律可以取次而定何者乾用九坤用六造化  
 至乾坤已定矣參其天得三九二十七坤為地兩其  
 地得二六一十二以一十二合二十七為三十九果  
 膠合參天兩地之正數以蕤賓當天地之正中居參  
 天兩地之正數則蕤賓為三寸九分無疑與黃鍾之  
宮舍少同  
 為三寸如是蕤賓又定天下理而已矣舍理不求而  
 徒區區求之繫黍及候氣及索古銅臬玉尺以為律  
 準是謂舍本徇末何能有得頃余持論一歸本於理  
 即以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叶恐亦當移

絲竹以就理慎不當舍理而姑為遷就以狗絲竹况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執理持論冥合造化而不  
 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

或曰七九十一為陽八十二為陰律呂既從陽則  
 參伍錯綜似當以七九十一為法乃今以八十二  
 為法是律呂從河圖而非從洛書矣余謂河圖洛書  
 相為表裏河圖必得洛書之一二三四五然後成方  
 而洛書亦得河圖之二四六七八然後成圓蓋用圓反  
 至成方而用方然後成圓譬猶置一筭于此若加一  
 筭之陽反至成二筭之陰必加二筭之陰然後成三  
 筭之陽○或曰黃鍾蕤賓最初損益之時其不以偶  
 數損益而先以奇數損益何也曰如欲裁方以成圓  
 必先以一之奇數立始而加以二之偶數方可成三  
 之圓若最初即以二之偶數立始而加以二之偶數  
 此必成四之方何以能圓且樂道天道其最初安可  
 用偶今最初之以三損益蓋從圓以象天道國語伶  
 州鳩謂律呂紀之以三成於十二殆有以識此矣○



或曰然則其最初不以一損益何也曰以一損益則所差但一安有律呂但十二而兩律但相去一分者且造化乃四片自一至三為一片自四至六為二片自七至九為三片自十至十二為四片康節謂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體雖具四而其常不用故天地大運終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託始于三余損益諸律而託始于三意蓋如此○或曰子之定律用八用十用十二自八至十相去三自十至十二相去三而自三至八乃相去六遠近不同何也曰康節謂一變則圓者一變則生六今以三立始自三至八是一變則生六也○或曰一變則生六玩康節似謂除一復生六并一當為七今以三立始一變則生六似當用九而不當用八曰所謂生六乃并一言之非除一復生六也玩康節一變則生六除一則五也之說可見若一變生六為除一言之則以三立始當即用九九圓數以三加九則反成十二之方乃毀圓以成方不得為裁方以成圓律呂點奴與洛書不相侔矣

始謂三代樂制其書即懼去火而樂器則猶存瑟即備十二律然無微簫管笙即備十二律然莫可得分寸獨琴備十二律其微有短長可因以探古律故壹意以琴微為準

疑古第二

凡造化必有中有中則左右得傍此以生短長東西得傍此以定升降古今諸律法冬至而後所盈所損益幾何即夏至而後所縮所損益幾何是冬至夏至固造化之中也十二律所謂中安在乎黃鍾居子蕤賓居午黃鍾蕤賓固十二律之中也乃今所居位其左右諸律皆左亦為損分右亦為損分非前益而後



損非左損益右益黃鍾蕤賓果可得爲中乎無將左  
右律則可謂左損右益矣然無射律之幾盡者既非  
當蕤賓夏至之半又非當夾鍾南呂春分秋分之半  
果可以無射爲中乎况具左益者但一律而其左其  
右其損者乃十律無射又可得爲中乎無射既非中  
蕤賓又非中黃鍾又非中則此律遂漫然無紀將安  
從定中聲也夫盈天地間一而已矣一卽十也十卽  
一也故遲六卽疾必四眺三卽縮必七不如是則十  
不成化不滿今其左右律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消於  
此亦不必長於彼盈於前亦不必縮於後尚猶得爲





漢律損益圖

黃鍾 <small>冬至</small> 九寸	損六分二厘四毫
大呂 <small>大寒</small> 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損三分七厘六毫
太簇 <small>雨水</small> 八寸	損五分六厘二毫七絲
夾鍾 <small>春分</small> 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	損三分三厘七毫三絲
姑洗 <small>穀雨</small> 七寸一分	損五分一厘六毫五絲四忽
仲呂 <small>小滿</small> 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	損三分零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 <small>夏至</small> 六寸二分八厘	損二分八厘
林鍾 <small>大暑</small> 六寸	損四分四厘九毫
夷則 <small>處暑</small> 五寸五分五厘二毫	損二分五厘一毫
南呂 <small>秋分</small> 五寸三分	損四分一厘五毫三絲
無射 <small>霜降</small> 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	損二分二厘四毫八絲
應鍾 <small>小雪</small> 四寸六分六厘	益四寸三分四厘

此圖損者二十益者惟與曆六盈六縮六損六益六似不相合

此圖損者二十益者惟與曆六盈六縮六損六益六似不相合



# 大唐衍曆盈縮分

冬至鐘盈二千三百五十三  
 大寒呂盈一千三百九十  
 雨水太盈五百八十六  
 春分夾縮二百一十四  
 穀雨姑縮九百七十六  
 小滿仲縮一千八百四十五  
 夏至蕤縮二千三百五十三  
 大暑林縮二千三百九十  
 處暑夷縮五百八十八  
 秋分南盈二百一十四  
 霜降無盈九百七十六  
 小雪應盈一千八百四十五

古今諸曆盈縮損益之數其分秒微芒冬至皆同夏至大寒皆同大暑雨水皆同處暑春分皆同秋分穀雨皆同霜降小滿皆同小雪則律呂損益之數黃鍾當同蕤賓大呂當同林鍾太簇當同夷則夾鍾當同南呂姑洗當同無射仲呂當同應鍾似不可毫厘差忒

# 宋乾元曆損益率

冬至黃益一百七十  
 大寒大益一百一  
 雨水太益四十三  
 春分夾損十四  
 穀雨姑損七十一  
 小滿仲損一百三十三  
 夏至蕤益一百七十  
 大暑林益一百一  
 處暑夷益四十三  
 秋分南損十四  
 霜降無損七十一  
 小雪應損一百三十三

古今諸曆盈縮分損益率莫不皆然特舉一以例其餘說見大衍曆



八綱類集 卷十一

疑三分損益 漢志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

以爲商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

四以爲角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

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漢志曰黃鍾三分損一下生

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

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

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

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

損一下

生仲呂

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

律淮南客乃嫁其說於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

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說恐不然淮南

客徒善工文詞妄飭管說爲此而馬遷誤信之著在

律書度管仲不過謂宮聲濁宮數多而商次之角又

次之徵又次之羽又次之姑爲此以示則猶云如宮

聲八十一則商聲當七十二角聲當六十四徵聲當

五十四羽聲當四十八其多寡相去之數當大畧如

是欲制律者必哀多益寡適得其平而不虞後之人

遂移其損益於律也孟子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若因管氏謂五音三分損益而亦復以十二律爲三

分損益則是以五音正六律而不得以爲六律正五

音矣土旺四時自不與火金水木並論流行之序宮

五音自不與徵商羽角並論流行之序宮既居中勿



論則樂道象天南方屬徵由中央連至南方宮之外  
自當起徵矣徵爲夏商爲秋羽爲冬角爲春夏既生  
秋則自當以徵生商秋既生冬則自當以商生羽冬  
既生春則自當以羽生角春既生夏則自當以羽生  
徵徵商羽角皆自上而下其序最順秋非在夏前商  
非在徵前不可謂徵上生商春非在冬前角非在羽  
前不可謂羽上生角必如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  
之序惟秋之生冬春之生夏方爲順生而夏之生秋  
冬之生春皆爲逆生夏冬豈逆生者耶管子宮聲八  
十一三分損一分而爲徵徵聲五十四三分損一分

而爲商商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而爲羽羽聲四十  
八三分損一分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漢史所載之律  
同爲夏律乃此損而彼則益同爲秋律乃此益而彼  
則損舉一以例其餘吾不知所損欲冥合何圖所益欲潛符  
何候其爲此紛紛損益何耶呂覽淮南上六律皆從  
損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皆從損凡陰律  
皆從益大氏皆穿鑿之談今欲樂道大明必盡損此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可也

疑隔八相生謂五音三分損益猶可謂十二律三分  
損益則不可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



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亦以十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以黃鍾爲八十一管子謂徵聲五十四而淮南亦以林鍾爲五十四管子謂商聲七十二而淮南亦以太簇爲七十二管子謂羽聲四十八而淮南亦以南呂爲四十八管子謂角聲六十四而淮南亦以姑洗爲六十四誠可謂善于刻畫矣然黃大太夾姑仲則以二律而當一音以當宮商角蕤林夷南無應則以三律而當一音以當徵羽可乎音但有五而律則有十二既難於分配則又自姑洗六十四之後復棄其一算以三分損益諸律姑洗本六十四可去一而以六十三爲算乎彼徒欲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以求合管子損益之說不知應鍾之增六分蕤賓之增二分大呂之增三分而以七釐五毫通爲一分夷則之增五分而以五釐一毫通爲一分是果得爲造化自然之數乎史遷置一而九三之法誠可謂至精至密矣然其以寸分釐毫絲爲法爲數此何爲乎徵商爲秋羽爲冬角爲春黃鍾爲十一月大呂爲十二月太簇爲正月夾鍾爲二月姑洗爲三月仲



漢史併官  
子而失之  
所謂積漸  
以往東西  
易向而不  
知

呂為四月蕤賓為五月林鍾為六月夷則為七月南  
呂為八月無射為九月應鍾為十月管子之以徵生  
商即所謂以夏生秋以商生羽即所謂以秋生冬以  
羽生角即所謂以冬生春其說曷嘗弗是若果如漢  
史則黃鍾生林鍾是十一月而生六月林鍾生太簇  
是六月而生正月太簇生南呂是正月而生八月南  
呂生姑洗是八月而生三月姑洗生應鍾是三月而  
生十月應鍾生蕤賓是十月而生五月蕤賓生大呂  
是五月而生十二月大呂生夷則是十二月而生七  
月夷則生夾鍾是七月而生二月夾鍾生無射是二

月而生九月無射生仲呂是九月而生四月有是理  
乎若造化或無是理則隔八相生之說無所復用其  
為此毫釐分寸之法即析入秋毫將安用乎律呂元  
聲律呂管見知十二律上生下生為非而不知引管  
子以正之故天下猶然不服夫管子損益之說不過  
據四時流行序次偶一言之而其後遂一誤至此甚  
矣著書之不可不慎也

疑納音隔八相生 以宮角商羽徵為序○隔八者併  
前律後律為入其實所隔但六耳  
如甲子乙丑海中金隔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辛  
未至壬申癸酉復為劍鋒金如丙寅丁卯爐中火隔  
戊辰巳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至甲戌乙亥復為山  
頭火即黃鍾隔大太夾姑仲蕤生林鍾林鍾隔夷南

編類彙  
卷十一  
樂類



無應黃大生太簇皆中間所隔  
惟六併前後為隔八相生也

黃甲子商金 丙子羽水 戊子徵火 庚子宮土 壬子角木

大乙丑商金 丁丑羽水 己丑徵火 辛丑宮土 癸丑角木

太丙寅徵火 戊寅宮土 庚寅角木 壬寅商金 甲寅羽水

夾丁卯雷火 己卯宮土 辛卯角木 癸卯商金 乙卯羽水

姑戊辰角木 庚辰商金 壬辰羽水 甲辰徵火 丙辰宮土

仲己巳角木 辛巳商金 癸巳羽水 乙巳徵火 丁巳宮土

蕤庚午宮土 壬午角木 甲午商金 丙午羽水 戊午徵火

林辛未宮土 癸未角木 乙未商金 丁未羽水 己未徵火

夷壬申商金 甲申羽水 丙申徵火 戊申宮土 庚申角木

南癸酉商金 乙酉羽水 丁酉徵火 己酉宮土 辛酉角木

無甲戌徵火 丙戌宮土 戊戌角木 庚戌商金 壬戌羽水

應乙亥徵火 丁亥宮土 己亥角木 辛亥商金 癸亥羽水

甲乙秋冬夏 丙冬夏中 戊夏中冬 庚中春秋 壬春秋冬

納音之法，即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法，故謂之納音。納音若驗，則十律隔八相生，或猶足信。今方技家間一用之，而其符應皆不若納甲為妙。則納音何用也。  
之法，以甲子為水，甲寅為木，甲辰為土，納音之法，以甲子為金，甲寅為水，甲辰為火。雖其所立之法，縱則以宮角商羽徵為序，而橫則以間一伏一為變，未嘗不有合于潛見錯綜之意。  
呂永豐最重此法 然用



之而不效驗之而不應則納音必不足信納音既不足信則隔八相生之法無所考驗論樂者亦不必以此說爲宗矣况其以金始以水終而又以癸巳之水甲午之金爲居中之筦籥則亦未識律呂象天從南徵而不西商之妙又何足與之論樂也哉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大太夾四清聲

此卽旋相爲宮之法

律何以有四清聲此起於禮運旋相爲宮爲之者蓋黃鍾爲宮則大呂爲黃鍾之商太簇爲黃鍾角夾鍾爲黃鍾徵姑洗爲黃鍾羽大呂爲宮則太簇爲大呂之商夾鍾爲大呂角姑洗爲大呂徵仲呂

爲大呂羽太簇爲宮則夾鍾爲太簇之商姑洗爲太簇角仲呂爲太簇徵蕤賓爲太簇羽夾鍾爲宮則姑洗爲夾鍾之商仲呂爲夾鍾角蕤賓爲夾鍾徵林鍾爲夾鍾羽姑洗爲宮則仲呂爲姑洗之商蕤賓爲姑洗角林鍾爲姑洗徵夷則爲姑洗羽仲呂爲宮則蕤賓爲仲呂之商林鍾爲仲呂角夷則爲仲呂徵南呂爲仲呂羽蕤賓爲宮則林鍾爲蕤賓之商夷則爲蕤賓角南呂爲蕤賓徵無射爲蕤賓羽林鍾爲宮則夷則爲林鍾之商南呂爲林鍾角無射爲林鍾徵應鍾爲林鍾羽此皆得十二律



正聲以備五音矣。至夷則爲宮，則南呂爲夷則之商，無射爲夷則角，應鍾爲夷則徵。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不復爲他律所役。既不敢以黃鍾爲夷則羽，而夷則又不可有商角徵而無羽，故不得不置黃鍾清以爲夷則之羽。若南呂爲宮，則無射爲南呂之商，應鍾爲南呂角，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南呂徵，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爲南呂徵，而南呂又不可有商角而無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南呂徵，而復置大呂清爲南呂之羽。若無射爲

宮，則應鍾爲無射之商，十二律至應鍾已窮，而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無射角，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爲無射角，而無射又不可獨有商而無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無射角，大呂清爲無射徵，而復置太簇清爲無射之羽。若應鍾爲宮，則十二律至應鍾已窮，黃鍾最尊，既不敢以黃鍾爲應鍾之商，大呂在黃鍾下，又不能越黃鍾以爲大呂爲應鍾商，而應鍾又不可無商角徵羽，故不得不以黃鍾清爲應鍾商，以大呂清爲應鍾角，以太簇清爲應鍾徵，而又復置夾鍾清爲



應鍾之羽。是夷則窮於羽。而後有黃鍾清。南呂窮於徵羽。而後有大呂清。無射窮於角徵羽。而後有太簇清。應鍾窮於商角徵羽。而後有夾鍾清。至應鍾為宮。以黃鍾清為商。大呂清為角。太簇清為徵。夾鍾清為羽。則十二律旋宮已備。無所復用他律。清聲為商角徵羽。故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無清聲。

疑十二律之外復有黃林太南四清聲。

此則旋相為宮之法

此說即前說。特前說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為序。而此說以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

仲為序。前說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而此說以宮徵

商羽角為序。差微不同耳。

如思說似樂。但有十二律。恐未必有變律。恐未必有清聲。此清聲以為有。則十二律疑必皆有。以為無。則十二律疑必皆無。今乃獨黃大太夾有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其後又有謂黃林太南當有四清聲。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視前說即差不同。而其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則一十二律之外果猶有四清聲乎哉。夫琴之七絃。其中絃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六絃。琴之十三徽。其中徽乃虛之以



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徽瑟之二十五絃其中絃乃  
 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二十四絃和笙之十三簧  
 其中簧乃虛之以象太極而其實則十二簧篪遂之  
 七孔其大孔乃鑿之以為吹孔而其實則六孔琴之  
 六絃簫篪遂之六孔每一絃一孔皆具二律則十二  
 律之驗也琴之十二徽編簫之十二管和笙之十二  
 簧每一徽一簧一管各具一律則十二律之驗也何  
 者造化有翕闢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翕闢  
 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琴則一絃具兩律以為翕瑟則  
 兩絃合一律以為闢篪遂則一孔具兩律以為翕簫

以翕闢論

笙則兩簧兩管合一律以為闢造化有縱橫聖人仰  
 觀於天地之間而得其縱橫之理故其制為樂使瑟  
 則得其縱以為絃琴則得其橫以為徽笙則得其縱  
 以為簧舉笙以該  
簫管等遂則得其橫以為孔樂之十二律  
 正體也琴之十二絃簫之十二管笙之十二簧正局  
 也然造化有參伍錯綜聖人仰觀於天地之間得其  
 參伍錯綜之理故其制為樂既半而為六以入於十  
 二之內復倍而為二十四以出乎十二之外且豈惟  
 如是又自六聚之於五以為五孔之埴土數五土最  
尊故埴之也  
 又自二十四散之於三十六以為



三十六簧之等。而然後收之於象一元太極之鼓聖人之制器卽所以象律。聖人之作律卽所以定器。豈有律呂之目。既非十二律之用正。又非六律之用半。既非二十四律之用倍。又非三十六律之用參。乃此則十二律之外。以黃大太夾爲四清。彼則十二律之外。以黃林太南爲四清。既謂正律有十二。正半律有十二。變律有十二。變半律有十二。而編鐘編磬。每一簾之間。又徒具十六枚。而不備陳四十八枚之數。况唐制十六枚。雖具。又往往多不考擊。如張文收所謂啞鍾之類。則又惡在其爲四清聲也。以余揆之天地

子未敢遂  
信懼而言  
懼之所疑

間自有理聖人作樂自有造化古今所傳樂器凡非應五應六應十二與二十四三十六諸數。其它如所謂韶簫十管。管簫二十二管。巢笙十九簧之類。皆後人附會聖製。以自成其私說。恐不得謂之雅樂。况簫管篪遂除吹孔之外。皆正具六孔。已明示六律十二律之意。而晉魏唐宋乃以管色十六字淆之。四一工凡諸字。既有下四上四。下一上一下。工上工下。凡上凡之別。而五之一字。至有上五下五。緊五之別。或一絃而具二律。或一孔而具三聲。宜乎四清之說得盛行於千世。而余終囁嚅不敢發一語以相質也。



宮縣之制凡國有大祭祀大朝會則鐘磬各十二皆畢陳四面如居肆故曰全為肆若但小祭祀則十二律但半設如半壻故曰半為壻如必執周禮全為肆為四四當十六枚則周禮小胥有肆必枚十六之說耶夫旋相為宮此禮運之言也五音六律十二管亦禮運之言也今晉魏唐宋徒欲為旋宮之謀遂虛增四清之律而不計旋相為宮之上即明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文均之為禮運而十一字之中酷信其下文之四字而必不信其上文之七字非余所敢知矣疑十二律之外復有變律正半律變半律

即子律即子聲

禮運謂五音十二律此必律但有十二必不復有變律有變律已非矣而又云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此恐非必如若說是正律十二變律十二正半律十二變半律十二總之凡四十有八然則聖人何不曰四十八律乃第云十二律耶究推其意第因樂記謂宮為君而漢儒謂黃鍾即宮遂亦以黃鍾為君又因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為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鍾故多為變律以避之其情婉其法嚴其詞正誠可謂得尊君大義矣然無射為宮黃鍾為商無射四寸八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其勢必

信尊君也  
信之

八編類纂 卷一 樂類 七



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鍾四寸  
三分之變半律。謂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夷則為宮。黃  
鍾為角。夷則五寸五寸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多。  
其勢必以商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黃  
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仲呂為宮。  
黃鍾為徵。仲呂六寸五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數  
多。其勢必以徵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為  
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夾鍾為  
宮。黃鍾為羽。夾鍾七寸四分之數少。而黃鍾九寸之  
數多。其勢必以羽陵宮。乃以黃鍾九寸之正律。減而

為黃鍾四寸三分之變半律。以避陵逼之嫌。如是則  
是減黃鍾以尊無夷。仲夾。譬之。猶抑君父。以尊臣。正  
樂記所謂陵。所謂慢。尚為尊君耶。黃鍾九寸九寸其  
體也。今乃倏減為八寸七分八厘有奇。以為黃鍾變  
律。倏減為四寸五分。以為黃鍾正半律。倏減為四寸  
三分八厘有奇。以為黃鍾變半律。一黃鍾之律。而人  
得三四分之。以是說恐未可謂之尊君也。夫黃鍾君  
也。今既有正黃鍾。又有正半黃鍾。既有變黃鍾。又有  
變半黃鍾。一樂而四黃鍾。是一天下而四君。父何謂  
尊君耶。律至于三寸九分以上。即其聲已涉太清。僅

八編類纂  
卷十一  
樂類



可以爲道調法曲不可用矣今太簇變半律三寸八分  
以上所用者尚有太簇變半夾鍾正半姑洗變半  
仲呂正半蕤賓正半林鍾變半夷則正半南呂變半  
無射正半之九律恐不免過于輕清幾於噍殺而不  
可爲中和之音尚可用耶律呂相去至七厘卽神瞽  
師曠亦未必能辨矣今南呂變律去南呂正律但六  
厘八毫應鍾變律去應鍾正律但五厘二毫姑洗變  
半律去姑洗正半律但四厘八毫南呂變半律去南  
呂正半律但三厘九毫應鍾變半律去應鍾正半律  
但二厘六毫樂道卽精微有能辨析至三厘九毫三

厘六毫者耶此又不得不疑也况南呂正半律與南  
呂變半律相去但三厘九毫卽已分爲兩律應鍾正  
半律與應鍾變半律相去但二厘六毫卽已分爲兩  
律乃大呂正律與黃鍾正律相去已六分一厘四毫  
而猶未分爲兩律耶

若黃鍾正律虛而不用而以黃鍾變半律旋相爲  
宮則此黃鍾變半律以爲卽君而黃鍾正律又虛  
而在上以爲非君而其名又爲黃鍾然則此黃鍾  
變半律將名爲何者豈有處其位於君臣疑似之  
間以周旋於二十八律之內而可以爲尊君者哉

其教失其  
義耳



疑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二音世儒謂宮

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恐音節不和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謂之變宮凡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七音

夫天但有五星地但有五方造化但有五行世但有五運人但有五常則樂之但當有五音而不當有七音。明甚。韋昭注國語乃至指七律為七音何說也。夫黃鍾大呂太簇等律也。宮商角徵羽音也。王所問鳩所對皆七律十二律無一語及宮商亦明矣。昭何自遂以律為音也。若七律即七音則七音與天地並生一搏一拊一絃一竹濁者即宮商清者即羽角八音

律晦于音

一陳七音畢見自宓義作樂時已然矣非至周方有七音。周景王又何必以七律問伶州鳩又何獨以武王為對也。吾正由鳩之說益知樂但有五音蓋立調之法凡起調必始於宮自宮至羽其多寡清濁之序豈能皆順欲其不相陵犯此不過以上宮下宮順數逆數為別耳以宮居上而以宮商角徵羽順而數之則謂之上宮以宮居下而以宮商角徵羽逆而數之則謂之下宮宮之有上下即卦之有上下此造化不易之至理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夷則之上宮乃夷則居上為宮而南無應黃



各次第相遞而下以爲商角徵羽黃鍾之下宮乃黃  
鍾居下爲宮而應無南夷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  
角徵羽黃鍾之下宮卽夷則之下宮其調雖異而其  
律則非有異也太簇之下宮乃太簇居下爲宮而大  
黃應無各次第相遞而上以爲商角徵羽無射之上  
宮乃無射居上爲宮而應黃大太各次第相遞而下  
以爲商角徵羽太簇之下宮卽無射之上宮其調雖  
異而其律則非有異也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用  
夷南無應黃五律以備五音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  
宮用無應黃大太五律以備五則音之但止於五而

萬萬不至於七已自可見總武王所用四調二十律  
而數之黃鍾凡四用大呂凡再用太簇凡再用夷則  
凡再用南呂凡再用無射凡四用應鍾凡四用而總  
之所用不過夷南無應黃大太之七律則鳩之所謂  
七律已自可見而反指七律以爲七音何也夫夷則  
之上宮卽黃鍾之下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夷則  
之上宮曰羽名黃鍾之下宮曰厲太簇之下宮卽無  
射之上宮而武王必兩異其名名太簇之下宮曰宣  
名無射之上宮曰羸者

羽厲宜羸四調名也亂者樂  
之卒章也國語羸字下亂字  
此卽周易反對之卦自上而下

言以羸爲亂也卽論  
語爾雅之亂是也  
樂類



八經類纂 卷十一 三  
順而數之則爲乾下坤上自下而上逆而數之則爲  
坤下乾上而聖人於乾下坤上必名之曰泰於坤下  
乾上必名之曰否庖羲之卦同而名異卽武王之調  
同而名異此造化天然之妙自當如是詳見玩韋昭  
革不察於此而誤指以爲七音遂使變音變徵之說  
更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甚矣昭等之足害天下也

武王七律五音圖

國語周景王問武王用七律伶州鳩曰王以二月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  
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  
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  
所以厲六師也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  
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二王之德也反  
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  
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三代樂制俱亡於秦火惟此篇幸存乃萬世樂律之

律書之木



根本也。今創成此圖簡易明著一覽洞然使延壽京房輩見之必不謂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矣。

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宮 商 角 徵 羽

①夷 ②南 ③無 ④應 ⑤黃  
自上而下

黃鍾之下宮名之曰厲

羽 徵 角 商 宮

①夷 ②南 ③無 ④應 ⑤黃  
自上而下

夷則之上宮亦夷南無應黃黃鍾之下宮亦夷南無應黃特夷則之上宮宮起於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黃鍾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觀其律止於用五則樂之止於五

太簇之下宮名之曰宣

羽 徵 角 商 宮

①無 ②應 ③黃 ④大 ⑤太  
自上而下

無射之上宮名之曰羸  
以此為樂之平章

宮 商 角 徵 羽

①無 ②應 ③黃 ④大 ⑤太  
自上而下

夷則之上宮黃鍾之下宮

總此四調止用

音可知矣。太簇之下宮亦無應黃大太無射之上宮亦無應黃大太特太簇之下宮宮起于下自下而上故曰下宮無射之上宮宮起于上自上而下故曰上宮觀其律止于用五則樂之止于五音可知。



皆用夷 南 無 應 黃 夷南無應黃大  
夷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 太七律周景王

皆用無 應 黃 大 太 所問七律即此

古帝王制調未必十二律悉用故武王象成四

調惟用夷南無應黃大太七律伶鳩之對謂鶉

火之分乃張十三度天駟乃房五度自張歷翼

軫角亢氏至房凡七鶉火居午天黿居子自午

歷未申酉戌亥至子亦凡七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黿所歷皆七辰故其樂用

七律曷常以七律為七音也

謂五行之外土木火水復有餘氣此傳自梵竺前代  
諸家曆所不道律呂天道也五氣之外既非有它餘  
氣則五音之外必非有它變音今謂有變宮變徵非  
也若謂十二月之外而復有閏月似亦當五音之外  
而復有變音則曆法必越六十月而方閏兩月今正  
音不過五而變音即有二尚可謂律曆一道然則是  
置閏之法越五月輒當再閏亦不必五歲而後再閏  
寧有是耶衰周而後諸作者徃徃各以其所制為音  
如所謂九歌八風七音之屬皆是凡所為七音或不  
過以調言或不過以器言第年代綿邈無可考見耳



若果謂七音卽七聲言七音卽不必復言五聲言五聲卽不必復言七音而晏子對景公子太叔對趙簡子乃皆云以七音奉五聲此又何也禮運謂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六韜謂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論樂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疑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造化但五音其謂有七音已非五音爲虛位無定律其專指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則尤非此所云云謂其爲黃鍾一均猶

可若通論十二均則五音周流上下變動不居或時以黃鍾爲宮或時以黃鍾爲商或時以黃鍾爲角或時以黃鍾爲徵或時以黃鍾爲羽或時以大呂爲宮或時以大呂爲商或時以大呂爲角或時以大呂爲徵或時以大呂爲羽寧有定在

五音  
無數

疑宮商角徵羽有數 宮徵商羽角乃五音流行之序宮商角徵羽乃五音多寡之數五音在天地彼豈自知其多寡之數不過自率其流行之性一音長則一音必短一音抑則一音必揚蓋長則其氣匱其執自不足而易短抑則其氣緩其執自有餘而易揚卽



八編類纂 卷十一 三  
四時多寡之序夏以二七之少盈而爲四九之秋以四九之多匱而爲一六之冬其大要亦不過如此故五音但當論宮徵商羽角流行之序不必論宮商角徵羽多寡之數

疑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律定於器者也聲生於數者也其數八十一卽其聲自爲八十一數之聲其數七十二卽其聲自爲七十二數之聲必未有數爲八十一而聲爲七十二亦未有數爲七十二而聲爲八十一者夾鍾之數七十四也林鍾之數六十也若五音果有

數則宮數八十一宮之數已定矣豈復能爲七十四又豈復能爲六十周禮又何曰禮天神則夾鍾爲宮禮地示則林鍾爲宮耶此一宮也夾鍾旣可以爲宮林鍾又可以爲宮黃鍾又可以爲宮是宮之周流變動已自可見高偉如文利乃猶謂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變宮聲五十變徵聲七十審密如邦直乃猶謂宮聲三十九徵聲八十一商聲五十七羽聲六十二角聲七十五變宮聲四十五變徵聲九十是何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亦不能自免有如此哉



管子之意未嘗不佳。特其詞微有語病。而淮南龍門  
輩見其謂宮聲八十一。遂亦以黃鍾爲八十一。又妨  
於黃鍾九寸。遂變其說。謂律法當以九分爲一寸。以  
強合九九八十一之數。天下豈有九分可以爲寸者  
哉。

疑七音爲七始。天開於子。人生於寅。以黃鍾爲天  
始。太簇爲人始。似矣。林鍾乃未律。非丑律。林鍾可爲  
地始耶。孟冬爲十月。十月建亥。應鍾。亥律。謂應鍾爲  
冬始。似矣。寅太簇爲春始。而姑洗則三月。巳仲呂爲  
夏始。而蕤賓則五月。申夷則爲秋始。而南呂則八月。

姑洗可爲春始。蕤賓可爲夏始。南呂可爲秋始。取周  
禮祭地。示以林鍾爲宮。其意指至爲精遠。非獨謂林  
鍾陰生。其氣類與地相合。陰生於蕤賓。非生於林鍾。  
若因周禮以林鍾禮地。示遂指爲地始。然則鬲鍾禮  
天神。又何不以夾鍾爲天始耶。且虞書但云以五聲  
十二律察治。忽曷嘗有所謂詠七始云云也。而漢志  
輒率意增之。唐宋諸儒不信。虞書乃深信。漢志不疑  
何耶。

疑漢律絲忽初杪。造化但紀大凡。不必太細。及毫  
末。譬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舜典多言之。則曰朞三



以根房算  
于算律耶

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於三百六十五日之外，而多言  
 一日，易繫少言之，則曰凡三百六十當替之日，是於  
 三百六十五日之內，而少言五日，乾坤二策，皆有畸  
 零，而易繫但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則造化之數，但當舉大凡而不必細及毫末，  
 已自可見樂道，雖至微然，亦至寸分，即可以已矣。今  
 欲定某律為幾釐幾毫幾絲，某律為幾忽幾初幾  
 杪，同為十二律，乃某律或有寸而無分，某律或有寸  
 而有分，某律或有分而無釐毫，某律或有釐毫而無  
 絲，忽甚至併釐毫絲忽初杪而俱有之。

終

